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漢 護 軍 班 撰

唐議美行秘書少監鄧縣國子顏 師古 集註

張良傳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

應劭曰大父祖

父開地名也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

王

師古曰釐讀曰僖

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官事韓

宋祁曰官疑是嘗字



破良家僮三百人第死不葬悉以家財

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

曰從昭侯至悼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得

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

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誤中副車師古

曰副謂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求

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良嘗

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

上也文頤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

又非沂水服虔是也。臣必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圯

及今有圯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

為圯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圯合從土作頤音下

文墮其發圯下並作圯字校定。劉攽曰予謂若本實

作圯則應劭無緣解作圯上疑圯亦自為頤音而釋為

橋也譬如贍辭作贍辭矣然則圯字從水亦未為誤而

校定亦未宜從土也。宋祁曰舊本圯從水張必改作

上謂從水者是江有圯之圯音詳里反余謂必說非也

近胡旦作圯橋贍字從水旦頤儒也予嘗問之且曰圯

音頤何所疑傳說文從圯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未容無

義必改從土奈應注為圯水之圯又何以辨應之誤耶

用此尤見張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必之率爾也

道士所服者是。宋直慎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

也師古曰直猶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曰良愕然欲

歐之師古曰愕驚兒也為其老廼彊忍下取

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宋氏校本云良

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曰孺子

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

曰諾劉放曰怪字合在因上。宋氏五日明良

張良

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

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

早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

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

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

以為書故云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

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

我已師古曰已遂去不見曰日視其書廼太

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宋氏校本云一本誦下有讀字居

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

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

為楚假王在留宋氏校本云浙本作在陳留良欲往從之

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

屬焉沛公拜良為殿將服虔曰良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

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

張良

曰殆近也故遠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

楚懷王及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

公子宋氏校本云浙本韓字上有而字可立為王

益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

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

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

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

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

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

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師古

曰堯音堯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

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

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所以表已軍之多誇示敵人幟

音式志反令鄢食其持重寶唱秦將師古曰唱音徒監反解在

高紀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

張良

漢兵襲咸陽。宋氏校本云浙本襲字上有共字

沛公欲聽之良曰此

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

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公廼引兵擊秦軍

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

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

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

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晉灼

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資師古曰編白素也音工老反。宋氏校本云注文為資字舊

本作質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

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宋祁曰逆耳苦口疑作逆於耳苦於口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廼

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

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

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廼具語

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

張良

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

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秦

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

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

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

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

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

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秦以溢

六十一

卷五

六十一

五

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

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

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閭道也示天

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廼使良還行燒絕

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

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

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

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

張良

不敢東宋祁曰敢字下疑有復字又以齊反書遺羽曰

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廼

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

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地之縣也今屬

宋州漢王下馬踞鞞而問曰宋氏校本云鞞或作鞍字吾欲

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

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良曰九江王布楚集將

令其立功共破楚也

師古曰某謂最勇健也

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

大事當一面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即欲捐之捐之此

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

布而使人連彭越

師古曰與相連結也

及魏王豹反使

韓信特將北擊之

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

因舉燕伐齊

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

特將兵

宋氏校本云舊本云持兵將

常為畫策臣時時從

張良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

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師古曰撓弱也音久教反其字從木

酈生

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

宋今秦無德

宋氏校本云浙本德字作道

伐滅六國無立

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

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

師古

曰伯讀曰霸

楚必歛衽而朝

師古曰衽衣襟也

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

酈生

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
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
子房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
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
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
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
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

張良

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也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

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舍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

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

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

戈示不復用宋祁曰載作戴今陛下能乎其不可

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壑

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

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

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天下不復輸積

宋氏校本云浙本天下字上有示字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

離親戚棄墳墓

師古曰離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宋祁曰離親戚漸本

離作左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若只作離字則不須用注也

去故舊從陛下者

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

復立者

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

游士

張

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

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

撓而從之

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強之者若復

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也是也

陛下焉得而臣之

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

繫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廼公事

師古曰繫止也哺食

在口中者也幾近也

令趣銷印

師古曰趣讀曰促

後韓信

破齊欲自立為齊王

宋祁曰齊王上疑有假字

漢王怒良

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
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
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
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
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
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
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
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三萬戶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宋氏校本云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

人宋本云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宋本云

無而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

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復徃徃數人偶語上曰此何

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

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

子而所封皆蕭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宋本云監本抗本越本聚下無而字浙本添上廼憂曰為將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

良

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

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

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

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

矣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

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

東有成皋西有穀黽。師古曰穀山也黽池也音酒。宋祁曰注文當作穀

穀山也黽池也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

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

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宋祁曰監本越本無田

字浙本添夫關中左穀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古師

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

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

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

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

張良

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

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

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

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

決也吕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侯

善畫計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

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

師古曰言日君安得高枕而卧師古曰良曰始

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

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

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

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

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四人年老矣皆以上

嫚侮士師古曰嫚與慢故逃匿山中義不為

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

張良

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

請宜來師古曰宜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

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

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

太子將兵事危矣廼說武成侯曰太子將

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至無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
上定天下梟將也今廼使太子將之此無
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
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
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舊本作上曰終
不使不肖子。劉放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
曰曰字後人妄加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師古曰因言黥布
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張良

師古曰夷平也廼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

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上雖

疾彊執輜車卧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諸

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也護謂監領諸將計於是

呂澤夜見呂后宋本云浙本呂后承間為

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

不足遣師古曰乃於是上

自將而東羣臣皆送至霸上良疾彊

起至曲郵

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

見上曰臣宜從疾

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

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

張良

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

師古曰所以謂之四

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

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

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

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

恭敬愛士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

師古曰以目瞻

之說其
出也
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

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

廼主矣師古曰廼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

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

千里師古曰鴻音胡督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

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

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音增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

為關音口尤反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歔音稀又音許氣反上

張良

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

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

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

事甚眾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宋祁曰折本所與字下有上字非天下所

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音竹助反良廼稱曰

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真為韓報

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

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

兩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學道欲輕舉

師古曰道謂仙道

高帝崩吕后德良

廼彊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飯

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

之過隙

師古曰解在魏豹傳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

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

邳圯上老父與書者

宋本云浙本圯作汜

後十三歲從

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

張良

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

伏臘祠黃

石子木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傳

陳平陽武戶牖人也

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劉氏校

本云一本戶牖下有鄉字景德監本無

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

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

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

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

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

謂麤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

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

宋本云浙本作莫

肯與

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

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

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

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

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

平

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

陳平

巷

師古曰負謂借也

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

宋氏校本云越本無孫予二字。劉放曰吾欲以女陳平女下少一與字

仲曰平貧

不事事

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

柰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

乎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貸幣以聘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

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

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事嫂如事

六二九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廼母師古曰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

陳平

入破秦賜爵卿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彭

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殺王反楚項羽

廼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

殺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

師古曰悍音下

且賜金二十溢居無何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

漢攻下

殺項王怒將誅定殺者平懼誅廼封其金

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

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

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廼解
衣羸而佐刺舩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舩人知其無
有廼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
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
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
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
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
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

陳平

乘典護軍諸將盡謹

師古曰謹踴而議也。宋祁曰一本作謹注云

而議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

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

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

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

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

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平

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孟康曰飾冠以

王光好外見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事猶私也

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

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

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

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

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

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

陳平

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

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

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

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猶竟○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今又

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

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

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

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
王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
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軍所
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散骨漢軍延謝
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廼
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
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
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寔乎

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

師古曰言
愛惜之

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
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

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

如淳曰頑頓謂無廉
隅也師古曰頓讀曰

鈍者讀
曰嗜

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

矣然大王資負侮人

師古曰資謂天
性也侮古侮字

不能得廉

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

師古曰
顧念也

彼項王骨

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秣

且音子問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指數萬斤金

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閒音居菟反項王

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

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

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

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

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

東平

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

至漢漢為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鼎俎而來

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

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有肉更以惡草之具。宋本云浙本作菜

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宋本云浙本

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

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

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

○宋祁曰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

乞當作賜平廼夜出女子二千入滎陽東門楚因

擊之平廼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宋祁曰

夜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劉氏校本云明

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

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漢

王寤廼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

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

陳平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

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

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宋祁曰一

作固請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

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

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上

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

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

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

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

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

反又讀如本字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曰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

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

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出其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

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宋本云浙本特字上有此字高帝

以為然陳平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

陳平

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

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

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維陽與功臣剖符

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

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

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

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若如也廼復賞魏無

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

匈奴圍七日

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

不得食高帝用平

竒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

師古曰闕氏音焉支

高

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

孟康曰中山蒲陰縣

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

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

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

更封平為曲逆侯

宋祁曰曲逆漢書元無音文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

陳平

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句反逆音遇

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

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

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竒

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

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

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

師古

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諸毀之它皆類此。宋祁曰景德本注文無謂字校本添

高帝怒曰

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

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冀

用平

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乘馳傳

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宋本云景祐本無陳字校添平至軍

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

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宋祁曰

注文道中字又吕后女弟吕類夫有親且貴

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

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

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安而

陳平

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

師於道中聞高帝崩平恐吕后及吕類怒廼馳傳先去

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

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吕后哀之

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宋祁曰字可刪太后廼以為

郎中令曰傳教帝如淳曰傳相之。宋氏校本云監本抗本越本日是

後吕類讒廼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傳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師古曰鄉讀曰嚮

陵母既

王陵

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

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

定天下王子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

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

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啜小歡也音所甲

反。宋本云。浙本無而字。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

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

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

王陵

廷而諫爭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

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

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

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敷音同十年而薨

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

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

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

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

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

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

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監官中如郎中令公卿百

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

樊噲數護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

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

質呂類於平前

師古曰質對也

曰鄙語曰兒婦人口

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譖

師古曰顧念也

呂太后多言謂呂為王平偽聽之

師古曰謂且順

王陵

從之不乖悟也

及呂太后崩平與大尉勃合謀卒誅諸

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

舉以為相

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為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

功皆欲以為相

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

勃位廼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

高帝時

宋祁曰別本帝上有皇字

勃功不如臣及誅諸

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廼以

太尉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

大五

卷之

卷之

卷之

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
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
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知問
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
出洽背師古曰洽霑也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
平曰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上曰主者為誰
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
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

去陵

事也平謝曰主臣

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

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

陛下不知

其驚下使待罪宰相

師古曰驚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驚音奴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

師古曰遂申也

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

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

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

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

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劉放曰盜賊數亦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

也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

之勃謝病請免相。宋祁曰越本無病請二字而平顓為

丞相師古曰顓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

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

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

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

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

二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

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宋祁曰不能字上

疑有終字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衛

子夫之姊願得續封之。宋祁曰漸本無之字然終不得也

宋祁曰得一作行

周勃傳

周勃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

反其下亦同。宋祁曰沛人也也字可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

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詩填云葦薄為曲也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

曰吹簫以樂喪材官引彊服虔曰能引彊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彊司

馬也師古曰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彊音其兩反

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

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

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

章邯車騎師古曰殺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杆

略定魏地攻轅戚東反。劉奉世曰殺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

周勃

以往至栗師古曰縉音昏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

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蘄城攻都關定陶

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

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

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

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

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

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

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

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緩氏絕河

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

斷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

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

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

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

周勃

擊章平姚印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郿

潁陽師古曰郿即歧州郿縣也潁陽在櫟陽東北郿音媚圍章邯廢丘破

之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

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顛還

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

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

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

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

大令七

所行之前。劉敞曰馳道猶言乘輿耳。賜爵列侯。言勅將卒比馳道有功也。戰功曰多。

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

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

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

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

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

於滹石應劭曰滹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滹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

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

周勃

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

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古師

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

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師古曰圉者鴈門守之名

音下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

博師古曰邀古連字也肆音弋二反博者亦豨將之名也定鴈門郡十七

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

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

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

下薊師古曰即幽州薊縣也音計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

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

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

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

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

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

也摠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

周勃

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

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彊

音其兩反宋祁曰注文樸下有也字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

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

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事不趣為我語以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蘇林曰音趨舍臣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師古曰二說皆林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其椎少

文如此服虔曰謂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椎反勃

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

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
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
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
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
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
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
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
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

師古曰云被誅滅無

周勃

遺種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
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
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
陰滕公入宮○劉敞曰當云汝陰侯滕公前謂少帝曰
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
仆兵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
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滕
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

太公

卷一

卷一

卷一

之乎

師古曰言往何所也

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

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

宋祁曰除下當有矣字

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

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

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

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

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

萬戶居十餘月

劉氏校本云史記云居月餘疑此誤

人或說勃

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

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

師古曰厭謂當之也

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則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狎反

勃懼亦

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

平卒上復用勃為相

宋祁曰漸本相字上有丞字

十餘月

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

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

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

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

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

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吏稍侵辱之勃

以千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

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

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獄

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

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

周易

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頽絮也晉灼曰

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曰絳侯綰

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璽時尚不反况

今更有異乎師古曰縮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

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到也文帝既見勃獄辭廼

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

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

吏之貴也宋祁曰浙本安知字上有然終字勃復就國孝文十

大小文八

前考

卷四

四

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

中如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坐殺人死國

絕一年宋祁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子賢者河內太守十二字予據後言文帝擇勃子

賢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第方及耳不容先更於此重複見也若更存此則河內太守三處再見班固之筆必不

然也今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

去之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侯八

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

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

周勃

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

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讀曰

示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

曰從豎也音子容反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

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條侯師古曰條在勃海地

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宋祁曰脩當作脩集韻音桃云周亞夫所封文帝後六年

匈奴大人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

古今

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
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
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遘。劉奉世曰言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矣先
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
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
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

周勃

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
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廼按轡徐行
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
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

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
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
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讀曰嚮其將固可襲而虜

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父之月
餘三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
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
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
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
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
音匹妙反願
以梁委之絕其食道廼可制也上許之師古
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
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

周勃

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
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
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
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
與集同此知將軍且
行必置間人於殺毘院陘之間且兵事上
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
謂少西去
也走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
抵至也閒不過差一二
音奏日師古曰謂右去行
遲止一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

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黽閒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吳會集也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深壁而走音奏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

制勒

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宋祁曰浙本堅作終頃之復定具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鄰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吳楚既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

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廼以太尉謀計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矣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

周勃

不侯

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

及臣即位

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

時行耳

師古曰言富貴備及已身也

竇長君在時竟不得

侯死後廼其子彭祖顧得侯

師古曰顧反也

吾甚恨

之帝廼侯信也

師古曰廼讀曰促

上曰請得與丞相

討之

宋祁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字

亞夫曰高帝約

林劉氏不得王莽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上然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奴

王孫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睢徐盧。上欲戾之

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戾

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

議不可用廼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

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

置大噾。師古曰噾大噾音剛吏反。宋無切肉又

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

劇勅

也。席者。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噾無

箸者此非不足痛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

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

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宋亞夫免冠

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

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

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名也張

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苦之不與錢。師

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宋庸知其盜買縣

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

上下吏○宋祁曰浙本下字下有之字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

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亞夫不對上罵之

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

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人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

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

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

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

周勃

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

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

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

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

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迺封

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

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

應劭曰魁梧丘廬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反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

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也學者多疑於鬼

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

數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

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

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宋祁曰一作謀主及吕后時

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也難也平竟自免以智終王

周勃

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

衣時詭辯庸人至秦漢時佳臣國家難誅諸

吕其者師古曰周勃周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

始吕有相國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

少慧可以按之師古曰慧愚也舊音下安劉氏

者必勃也師古曰勃也音波亦不及見也過此以後非廼所

及師古曰勃也音波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

聖矣夫

本集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註之下

卷第十

